

她们是亲姐妹，都是民警



本报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叶圣一

俗话说“打虎亲兄弟、上阵父子兵”，在警察队伍中，一同上阵的，还有姐妹、母女。绍兴市公安局上虞区分局就有这么一对姐妹花，她们相差9岁，却先后成为警花。

姐姐徐玲杰，38岁，出入境管理大队民警，一头短发、眼神犀利，一看就是个办事利落的；妹妹徐玲超，29岁，交警大队城区中队民警，养着长发，是个甜姐儿，笑起来更是温婉可人。

她们是手足情深的亲姐妹，也是上虞警营中的铿锵玫瑰。姐妹俩身处不同的岗位，却有着相同的精彩。

妹妹爱跟着姐姐

姐姐徐玲杰，从小对“制服”有着憧憬。小时候，她在路上看到穿制服的军人或者警察，都会再回头多看两眼，特别是看到女兵和女警，更是觉得她们英姿飒爽。徐玲杰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，心里就埋下了一颗当兵从警的种子。

两姐妹的父亲有个警察朋友，经常来家里做客。妹妹徐玲超每次见到这位“警察叔叔”，都会发自内心地崇拜，不仅是因为那一身帅气的警察制服，还因为那一身正气。

由于姐妹俩年龄相差9岁，当姐姐考上宁波市警察学校时，妹妹还在读小学，最喜欢当姐姐的“跟屁虫”。于是，在父母忙于工作时，姐姐就把妹妹带去学校，妹妹兴致勃勃地看着姐姐他们体训、站队列……姐姐毕业，进入到上虞公安之后，妹妹又将自己的课余时间安放到警局。

当徐玲超高中毕业，一家人围坐，商量她读什么大学的时候，她自己主动提了出来——她想和姐姐一样，也当一名警察。

姐妹俩相互扶持

在全家人的支持下，2009年，徐玲超也成为了上虞公安的一份子。

如今，在上虞公安系统内，这姐妹俩都小有名气，这名气来自于她们工作认真、负责。

姐姐徐玲杰果然如她外表看上去的那样，办事利落。别看她平时娴静，一旦来到窗口岗位，就会立即进入工作状态，办事又快又准，在窗口办事高峰时段，她能一个顶俩！

速度这么快，会不会出差错？出入境管理大队的统计数据 displays:徐玲杰在工作中实现了“零差错”“零投诉”。

这成绩背后，是徐玲杰平日里付出的努力。在窗口工作多年，她对出入境业务知识已经非常熟悉，但还是坚持学习相关法律法规，及时更新相关信息，这也让许多经常办证的外资、合资企业工作人员，主动要求到她的窗口办理证件。

妹妹徐玲超，工作也已经8年，在她甜美的外表下，有着一个坚强、隐忍的心。刚参加工作时，她一直在路面上工作，处理交通事故、查酒驾、执勤……有一次，徐玲超执勤时，发现一名年轻男子驾驶一辆大卡车闯禁，徐玲超示意停车，但司机并不理会她的手势，强行行驶。徐玲超再次拦截，男子气急败坏地下车，没说几句，就一巴掌打在她脸上，她脸上立即出现了一道红印子……当时，她拼命不让泪水掉下来。事后，为了不让家里人担心，她硬是将这件事憋在了自己心里，直到姐姐听说了此事。“当时快把我心疼死了……”回想起这事，徐玲杰有些宠溺地看了妹妹一眼。

好在，这对警花有着自己的减压方式。她们常在下班后聊个没完，相互倾诉、相互鼓励，“聊完之后，第二天又元气满满了”。

她们是姐妹花，都是检察官

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西检

检察官普法，一定要正襟危坐、言必提法地宣讲吗？在杭州市西湖区检察院，就有一对检察“姐妹花”，她们用柔软感性的女声讲述一波三折的故事情节，给大家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普法形式——法律广播。不久前，她们原创的法律广播节目“西子FM”在西湖区检察院官方微信首播，“一不小心”就成了杭州首个检察官广播，还被最高检未成年人检察办公室的官方微信转发。

这对“姐妹花”，是西湖区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科检察官郑蕾和施倩。她们的另一个称呼——“西子姐姐”，名气更大，尤其是在学校，因为她们常进校园上法治宣讲课。不过，作为年轻人，她们想通过更时尚新颖的方式，让更多人成为她们普法的“听众”，这才有了创办“西子FM”的想法。

郑蕾大学时代就在学校广播台当好几档节目的主持人，从事未检工作后，经常到各个学校去宣讲，去年还被最高检选中参加由最高检、教育部组织开展的“法治进校园”全国巡讲活动。而施倩对最近流行的《朗读者》

《见字如面》等节目非常喜欢。于是，今年初，“姐妹花”一商量，就决定把办广播节目这个梦想“照进现实”。

可是，“姐妹花”每天都有大量待办案件，怎么挤出时间？“只能靠加班。”郑蕾说。挑选案例、写演播稿、旁白、配音……为了录制效果更好，她们还请来了行装技术科的同事帮忙剪辑制作，顺带客串人物角色。经过精心准备，3月1日，第一期“西子FM”《谁动了我的秘密》在西湖区检察院官方微信平台播出。一播出，留言平台就“炸开了锅”：“声音真好听”“故事很精彩”“最后竟然还有彩蛋”……

“虽然赶制节目很辛苦，但收获了点赞和鼓励后，感觉又能量满格了！”郑蕾和施倩说，她们会继续精选她们亲身办过的真实案例，并回访部分案例中的主人公，请他们上节目讲述故事和心路历程。



“长大后，我就成了你”之法院版

本报记者 高敏 文 王志浩 摄
通讯员 金娜 田佳仪

“现在开庭！”嘉兴南湖法院刑事审判庭里，母亲范国珍敲响了法槌；与此同时，在海宁法院的民事法庭里，女儿吕盈作为法官助理，一丝不苟地做着庭审记录。

曾经，母亲那身庄严的法袍是吕盈眼中最美的服装，如今，她也追随母亲的脚步，立志成为一名好法官。

这是一个“长大后，我就成了你”的故事，是两代人对审判事业的不懈追求和满腔热忱。

播下一颗法律种子

上个世纪90年代初，范国珍进入南湖法院时，女儿刚刚出生。从刑庭、执行局，到民庭，最后回到刑庭，二十多年，范国珍在法官岗位上一路走来，法院也成了吕盈成长的一部分。

“我的童年几乎是在法院大院里度过的。”吕盈说。对很多人来说陌生又神秘的法院，在她眼中却是再熟悉不过的地方。在这里，她见过妈妈与当事人沟通，旁听过妈妈开庭审案，陪伴妈妈周末加班……

吕盈11岁的时候，还有过一次“神助攻”。那时，范国珍的在执行局工作，有一天傍晚，吕盈放学后到妈妈办公室写作业，正好有一起抚养费纠纷的被执行人也在范国珍办公室里。

“我自己也这么点工资，还要吃饭，哪来的钱养女儿啊！”这个不肯支付抚养费的父亲说得“理直气壮”。没想到，本来闷声不响写作业的吕盈突然站起来，指着对方说：“你要吃饭，难道你女儿就不要吃饭吗？”那人一下子愣住了，等缓过神来，赶紧拿出手机联系朋友送钱过来，把几千块钱的抚养费一次性支付了。

“没想到她小小年纪，这么‘正义感爆棚’。”这件事，范国珍至今记忆犹新。

而正是这些点点滴滴，形成了吕盈对法官职业最初的理解，并在幼小的心里悄悄播下一粒种子。长大后，她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和妈妈同样的职业道路。

两代人的法官梦

2015年9月，吕盈进入海宁法院。如今，母女俩经常坐在一起讨论法律问题，彼此之间也会互有启迪。

“走上工作岗位，我才真正体会到法官的不易。”吕盈说。母亲范国珍便常常给她讲一些自己的经验。比如，范国珍审理过一个醉驾案子，被告人有酒精依赖症，案发时，酩酊大醉的他一连撞了好几辆车，直到交警将他强制截停。在案子审理过程中，范国珍一次次地把被告人叫到办公室谈心。第一次，他喉咙邦邦响，说“爱判多久就多久”；第二次，他态度缓和点；第三次，他的精神状态明显有了变化。被告人最后被判了拘役，他向范国珍保证，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喝酒了。“被告人一开始有一种自暴自弃的心态，对自己非常失望。如果简单地一判了之，说不定以后他还是会重蹈覆辙，效果并不好。”范国珍回家后跟女儿进行了交流，“做调解工作也是一样，要案结案了，最重要的是学会耐心倾听，让对方觉得你是站在为他好的立场上，结果会事半功倍。”这些经验在吕盈看来非常宝贵。

当然，范国珍也从女儿身上学到不少东西。现在新的审判系统、大数据的运用，吕盈接受起来要比她快得多，有时候她还要向女儿虚心请教。

吕盈说，母亲不仅给予了她生命，更重要的是在母亲身上，她看到了一名法官最质朴的本真。成为一名法院人，对吕盈而言，不仅仅是她个人梦想的实现，更是两代人法官梦的延续与传承。

